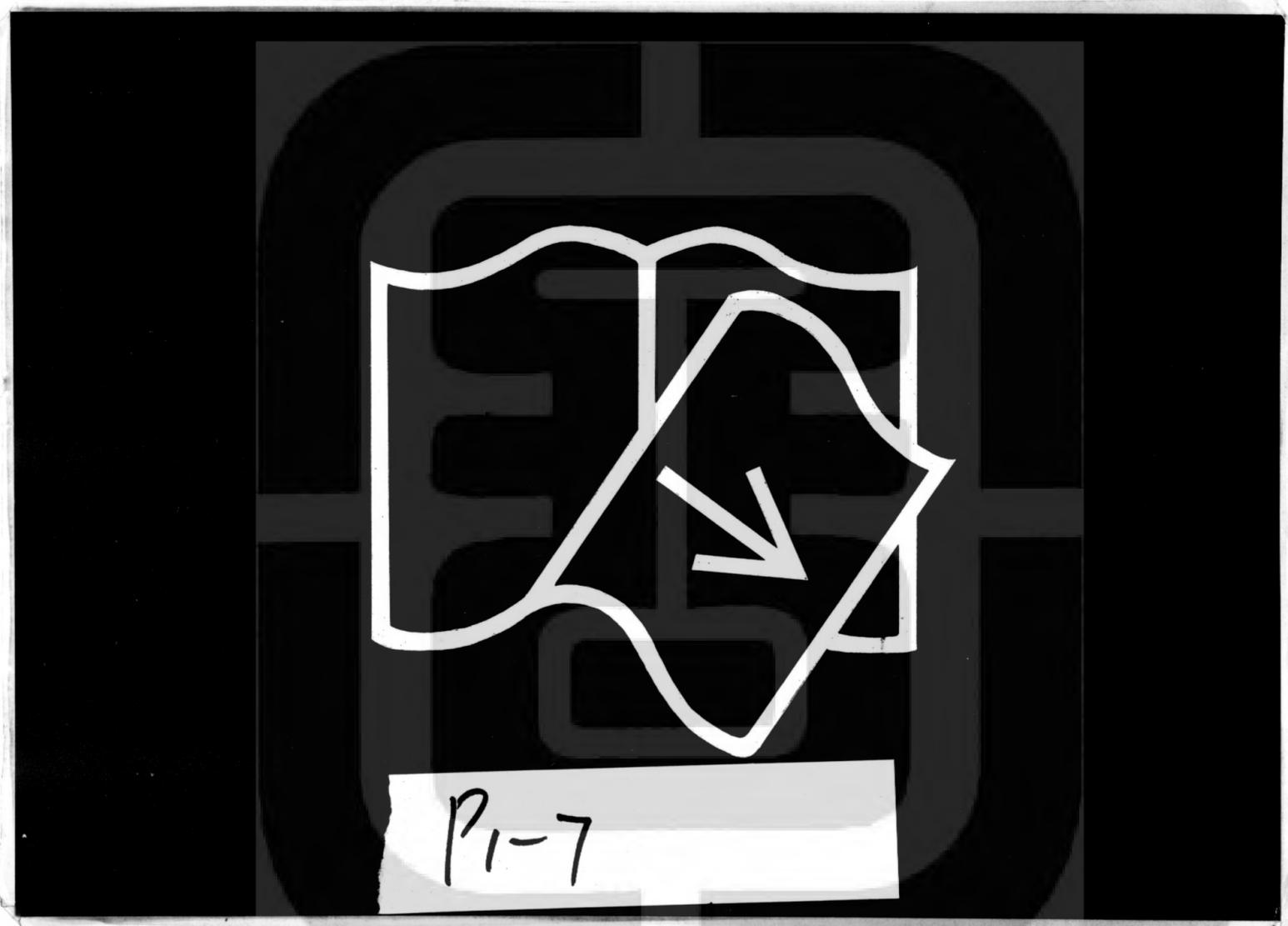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譚新嘉
 共存貳拾叁册

書名	皇朝文鑑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包背裝 鑲襯
卷數	第壹百貳拾肆
葉數	玖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拾玖字 間有貳拾字
高廣	高陸寸伍分 廣壹尺弱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魚尾下標文幾文鑑綫下標葉數上口記字數下口間有刊工名氏
印章	
其他標識及狀況	破修 僅存第九葉至第十六葉紙黃
覆查加注	廣實在玖寸捌分

中華民國十三年 捌月 捌日



P1-7

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
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
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有知下之能副
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
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
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
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
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
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

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如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

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負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負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柰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譽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 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己也 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還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鬻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

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
儒者風義浸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糲不厭
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
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為身謀而
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
為不能不知廢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
舉三王教冒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
養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
之方近於古而道於今必有中制眾君子彊學待
問固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千篇觀厥謀之

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
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
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
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
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
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
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

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且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

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

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主之日具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

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

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苟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

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山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

為賢歟漢文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冰以禦電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為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

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為明之

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今國家憲章字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節而踈目求忠士敦龐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

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等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
鳥獸棄治稼穡變治鍾磬義和治曆皆以聰明睿
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
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
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
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
者百有餘年而莫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
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
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
等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士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
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問居無故不去琴
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
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
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在朝廷鄉黨之間起居
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
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疑樂之可去而以
古人為非者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
不如古者安在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
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饜
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
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
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
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
為祿利而已則與夫正心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



P16 以后缺



卷125-卷133

